

聯 合 國



安全理事會

正 式 紀 錄

第七六二次會議

第十二年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762)	I
通過議程	I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3767)(續前) I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安全理事會

第七百六十二次會議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時三十分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Carlos P. ROMULO (菲律賓)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亞、中國、哥倫比亞、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 (S/Agenda/762)

一、通過議程。

二、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過通議程

議程通過。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
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
函 (S/3767) (續前)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 Mr. V.K. Krishna Menon 及巴基斯坦代表 Mr. Firoz Khan Noon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一、Mr. Krishna MENON (印度)：印度政府已經研究了一月十六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在安全理事會〔第七六一次會議〕所作的陳述。那篇陳述來自一個我們希望與之建立並保持最親密的關係的鄰國，而發表那篇陳述的又是一個曾在印度服務公職三十年以上，今日在其本國政府身居要職的人。

二、在申論我們現時這個問題以前，我想說幾句題前的話。昨天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印度簽訂了一項貿易協定。假如這只是國與國間爲了交換商品而簽訂的

普通的貿易協定，那就沒有甚麼重要意義可說。然而這個協定，如同我們兩國間締結的許多其他協定一樣，是要進一步以公正的精神努力解決不時發生的種種困難，影響雙方人民的感情者甚深，其對兩國人民的生活水準的影響尙屬其次。由於此項背景，我將竭力避免使用惡毒言詞，或提出任何與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不相干的事情，以免有悖於我們兩國間此種彼此合作友好的關係。

三、此次討論這個問題起於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的一封公函 (S/3767)。此項情節我覺得有特別指出的必要，因爲在我闡述印度政府立場的時候，安全理事會自會明白要處理這個問題非對於前後各項發展，各個階段，各個事件都有一個先後、輕重、適如其分的正確看法不可。一個問題，尤其是一個複雜的，曾經兩個國家，乃至其他當事者，包括安全理事會在內，多年注意——這一點我稍後即將論及——的問題，若非使其全貌豁然呈現眼前，切實體會一應文件、協議及宣言的意義，是無法瞭解的。

四、一月十六日巴基斯坦代表在本理事會所作的陳述固然開首曾經約略論及印度分治的經過。但它隨即聲稱印度接受了喀什米爾邦的“歸屬的僞要求”，似乎意在表明我們此地所討論的乃是一個關於領土的爭端。

五、主席先生，我相信除一二理事之外，閣下及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還是初次處理這個問題。固然出席理事會的不是個人，而是國家的代表。然而即就國家而言，除了安全理事會五常任理事國而外，其他理事國縱不全是初次遇到這個問題，但多半都是初次討論這個問題。爲了克盡對於安全理事會及對我國政府的職責，以及爲了國際和平及安全的緣故，我都不得不

詳細闡明這個問題，以便大家明瞭事實的真相。雖明知如此作法有引起理事會厭煩之虞，但亦在所不計了。

六．記得安全理事會最後一次討論這個問題是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現在已經四年多了；這不是一個沒有意義的事實，因為巴基斯坦代表在其講詞的後半部便曾企圖使理事會感覺這個問題已經演成了一個危機。這一點稍後我就要論到。

七．首先向理事會申訴的是印度政府。印度政府來此申訴的日子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一個政府縱然只有平庸的才能與智慧像我國政府一樣，如果犯了過惡，通常是不會來到理事會請理事會注意它所犯的過惡的。就本案而言，我國政府並沒有犯甚麼過惡，而且這也是事實俱在，十分明顯的。

八．因此我現在要敬請各位注意一下文件S/1100附件貳拾捌，載於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補編，第六十三頁。原件是英文，日期為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希望秘書長原諒，我們在引徵這些文件的時候非註明詳細出處不可，因為安全理事會文件的編製與大會的慣例不同，要找到其中某一點常常需要長時間的查尋。關於這個問題沒有一本決議案彙編，讀者非把這些決議案一一查出合在一起不可。這辦法也許不壞，因為一個人由此或者可以多有所得。現在我準備把這個文件的開端與結尾念一念：

“依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之規定”——我們援引憲章第三十五條就表明我們無意要求理事會採取我們本來有權要求它採取的激烈行動——“任何會員國得將其繼續存在即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之任何情勢”——這裏我要強調文中所用“情勢”字樣，因為我們所提出的不是一個爭端，而是一種情勢——“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現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即已發生此種情勢……”〔S/1100，附件貳拾捌，第一段。〕

九．印度的前任代表當時已向理事會指出，我們認為這不是一個領土爭端。如果是一個領土爭端，我敢說安全理事會便沒有權處理了，因為那便是一個政治或法律問題，而依照憲章第六或第七章，安全理事會是只能處理國際和平與安全問題的。故我們提到理事會的是一種情勢，不是一個爭端。

一〇．然而這還不是來函最重要的部分。我們隨後說道：

“印度政府請求安全理事會轉囑巴基斯坦立即停止此種援助”，——我們請求立即停止此種援助的日子是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到現在已經九年多了——“因此舉為侵略印度之行爲”。〔同上〕。

一一．為克盡身為印度代表的責任起見我將要在我的陳述中一再引徵這句話：“……此舉為侵略印度之行爲”。這便是問題的核心。我們審議的不只是若干決議案或用甚麼方法可以解決一個問題。我要指出我們所審議的正是這個侵略問題，因為聯合國整個組織便建立在國際法與國際行為的基本原則上。這些原則的基礎是公平，誰要求公平處理，誰就得行為端正。

一二．我們的出發點因此是我們到理事會來提出一項控訴，要求制止侵略。假如巴基斯坦不提這個出發點，那麼我們便不得不說明我們為甚麼特別以這種情勢為慮。兩國之間發生困難畢竟是時常有的。就是今天，彼此也還有邊境侵擾的事件。然則為甚麼我們那時候要求安全理事會處理這個問題呢？假如巴基斯坦不停止侵略，印度為自衛計——讓我插一句話，自衛不只是聯合國會員國的一種權利，也是會員國依照憲章應盡的一種義務，因為會員國都有維持其本國主權的義務——印度政府為自衛計可能被迫進入巴基斯坦領土以便對侵略者採取軍事行動，然而我們並沒有這樣作。因此這是一個極其緊急的情勢，需要安全理事會立即採取行動以免國際和平遭受破壞。

一三．等到全部經過說完以後，大家自會明白，印度及安全理事會的努力，乃至調解人對巴基斯坦的疏通，最初都是以如何停止敵對行為為主。

一四．故我國那時的處境是：它的領土的一部受了侵略，此種侵略必須予以抵抗，必須把它打退回去。通常作戰的方法自是以攻為守，截擊侵略者。然而這是在一九四七年，事實上就我方來說我們今天一樣承認這個事實，這些人十年前還和我們都是一國之人。再者，自一九四七年一月我們到理事會申訴的時候起到那年十月這些事情開始的時候止，我們兩國經過了一個兄弟自相殘殺的階段，也就是印度人殺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殺印度人的階段。我們目睹這種慘局，故我國政府決意要避免任何足以重燃這種在當時尚未熄滅的火焰的行動。

一五．這就是事情的起源，我將要不斷地回到這一點來。我們提交理事會的是一樁侵略案件。那項侵略還沒有終止，情勢仍舊沒有改變。只要他國軍隊駐

繫在它無權駐紮的地方，我認為不論我方權利如何，安全理事會都應當遵照憲章的規定採取行動。

一六．後來這個問題枝節橫生，以致誰也看不出它的整個面貌，本人的目的便是要盡力把它和盤托出。我們準備幫助理事會來認識問題的真相。我在上面說過，我們最後一次討論這個問題距今已有五年，五年之中是會發生許多變化的，不要說九年了。無論那個國家對於因時間關係而發生的牽涉一個問題的根本上變化，都不能不注意。

一七．上面交代了以後，現在我準備效法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之所為，從印度分治時期起檢討這個問題。

一八．印度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成為獨立國。我們在此所要注意的不是政治方面的問題，而是憲法上及其他方面與本問題有關的問題。印度獨立之達成是由於聯合王國議會通過的一個法案，即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案，稍後我們即將請大家注意其中與本案有關的條款。一九四七年七月十八日聯合王國議會通過了印度獨立法案，根據這個法案印度成了一個自治領，成為英屬印度的繼承者。通常我們說英國議會把英屬印度分而為二；從憲法上說，這是不正確的。

一九．實際情形是英屬印度獲得了獨立。英皇統治之下的印度獲得了獨立，而在此過程中議會將若干領土建為另一個自治領。關於這一點我們事前在政治方面已表示同意。故就我國而言，我們便不必重新加入聯合國。我們是以曾經簽訂國聯盟約、凡爾賽和約及曾參與金山會議幫同建立本組織（現任巴基斯坦外長那時即代表之一）的那個印度的承繼者資格參加聯合國的。故根據這個一九四七年法案印度成為承繼國。一九三五年法案，換句話說，一九三五年英國議會通過並於一九三七年左右生效的印度政府法案後來成了憲法法案。這個法案曾經我們修正，改正了諸如稱總督為英皇代表等畸形規定。這些修正案是在那個時期通過的。這就是憲法法案。憲法法案就是印度聯邦的憲法法案，這是務須牢記的。

二〇．英國對印度的宗主權即英國對現在被人叫做印度“次大陸”那個難聽的名稱，換句話說，印度半島的控制權。那片領土分為兩個政治集團，一即經由英國國務大臣直接為英國控制的各省，一即各印度藩邦。據我記憶所及，在我們獲得獨立時，那裏共有五百六十二個藩邦。於是便發生了如何處置這些藩邦的問題，因為它們不是直接受制而是間接受制於英國。

二一．英國政府以人們常常不肯承認但它確實具有的智慧，早就料到印度勢將獨立。故早在本世紀的三十年代，它們便設法用一種宗主權說來確定英皇與這些藩邦的關係。在這裏為了紀錄而且為了將來可能發生的糾紛的緣故，雖然與本案無關，我們必須聲明對於宗主權說我們並不一定一概接受。這種學說在國際法上別的地方我們便找不到。

二二．粗略地說，宗主權說的大意是：當我們談到印度藩邦間的關係時——在這裏讓我再度強調，無論英國人說印度藩邦間的關係也好，我們說憲政法規也好——其所說的關係都是英皇與邦君的關係，因為所有的條約都是英皇與各邦邦君之間的條約。這些條約從沒有經過議會或立法機關批准。因此它們說這種關係是條約建立起來的關係，這些條約實即英皇與各邦邦君之間的一種約章。當日的英國政府、當日的總督於是說它們之間有一種契約關係，並於一九二六年首次提出這種宗主權說。

二三．根據此一學說，英國政府提議英皇於印度取得獨立時退出印度半島。英皇要讓出英屬印度的有效控制權。這是我尤其希望聯合王國代表特別注意的一點。

二四．為甚麼必須改變藩邦邦君與英皇之間的關係呢？因為根據這種法律學說，英皇宗主權的行使一方面是通過總督大臣，另一方面是通過總督。他之所以能够確定它和藩邦的關係是因為印度軍隊、印度國庫收支、印度警察以及印度的關稅機構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二五．在坐各代表中自必有人了解憲法上有地位與職權之分。故在職權上，維持這些關係的是英屬印度的英國政府。這顯然是一個憲法問題。故我們要在紀錄中載明，英國政府行使的職權都交予了承繼它的印度政府。這便是宗主權說的意義。

二六．為對我的說法提供進一步的佐證起見，我想請理事會，尤其是聯合王國代表注意下一事實，即在一九二六年人們初次夢想到這些改變的時候，任印度總督的一個傑出的法律學家便曾對藩邦邦君說，它們沒有主權，從來沒有獨立權。有一句名言說：“政府具有某些權力，駕乎一切條約義務之上”。故人們常說，我們自己也常常說過，印度藩邦的獨立從來都不是那種可以使它們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的主權獨立。固然英閣訪問團備忘錄中說過，它們於歸屬之外還可以

研究他種政治關係；這是可以的。但是它們不是獨立國，不像哥倫比亞、古巴、法蘭西或理事會上任何一國一樣，因為它們沒有國際地位。無論英國政府，或世界上任何一國政府都不能隨意建立一個國家。獨立有賴於職權、領土、與行使主權的能力，更有賴於世界各國的承認。故我們談到三種解決途徑時，便不能不記着這一點。

二七。我國政府念及這種問題所起的糾紛，深盼把這一點列入紀錄，雖然它和理事會所要審議的也許沒有直接關係。英閣訪問團訪問印度是在一九四六年，該團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以備忘錄的方式發表了一項聲明。這篇備忘錄現經列入我們的附件四，為第一號文件。我國代表團彙編這些文件的目的是為了便於理事會的參考。稍後我準備要求把這些文件作為聯合國文件分發。我相信我們有權作此請求。但是主席手下已有一份，此外我們並已分送其他各理事若干份，以備參考。

二八。主席：請印度代表容我說一句話。他要想列入他現時所作的講詞的那些文件篇幅很大，簡直等於一部書……

二九。Mr. Krishna MENON (印度)：幾部書。

三〇。主席：……雖說我們曾讓巴基斯坦代表把幾頁文件列入他的講詞，我真的需要請教理事會是否我們應當准許這些文件列入印度代表的陳述。

三一。此事本席全憑理事會決定，請問有無異議。

三二。Sir Pierson DIXON (聯合王國)：據我的了解，印度代表的要求是把這些文件作為聯合國文件分發。我以為這是一個正當的要求。

三三。主席：我以為印度代表要把它們作為他的陳述的一部分。

三四。Mr. Krishna MENON (印度)：主席先生，我並不希望把它們列入我的陳述，因為如果那樣，我的陳述就無法讀了。我要求的是把它們列入聯合國紀錄，因為說來奇怪，關於這個問題資料雖然很多，但附帶有關的文件卻不多；別的不說，單把它們放進聯合國檔案便很有用。

三五。Mr. LODGE (美利堅合衆國)：本人參加理事會工作四年多以來，只看見過一次把發言者未曾講的話列入他的陳述。那便是上星期巴基斯坦代表發

言時的事情，倘如印度代表今天要求享有同樣的特權，我自然願意表示同意。

三六。不過我認為以後我們不可再這樣辦。我覺得把一個代表未曾講過的話列入紀錄，不是一個好辦法。因此我希望將來我們對於此事特別慎重才是，因為這個辦法如果演成習慣是會發生巨大流弊，牽涉巨大開支的。

三七。Mr. NUÑEZ PORTUONDO (古巴)：據古巴代表團的了解，印度代表並沒有要求把這些文件列入他的陳述。他要求的是把它們作為聯合國文件發給各理事。我認為這是一個合理的要求，並不成為問題。

三八。主席：倘如無人反對把這些文件列為陳述的條件，而不作為陳述的一部分，本席即如是決定¹。

決定如議。

三九。Mr. Krishna MENON (印度)：可否讓我說明我對此事的態度？如果把這些文件列入我的陳述，那就要使我覺得很難堪，因為我已經說過，那樣一來這篇陳述便無法讀了。我們以為——雖然我們這種想法容或有誤——這些文件可以幫助理事會了解我現在用我這種漫無條理的方法所談論的事情。這些文件很難找到——其中有的甚至聯合國圖書館都沒有——但是這些文件的措辭都是有十分確切的意義的。我甚至沒有要求把它們作為我的陳述的附件。如果我國代表團自己來分發這些文件，它們的價值就和剪報差不多了。我只希望把它們提高一級，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文件。我所要求的不過如是而已。

四〇。主席：請印度代表繼續發言。

四一。Mr. Krishna MENON (印度)：在我們的附件四，第一號文件的末尾——為便於參考起見，我們已將這些文件分送主席及各位理事——對於當時情形曾有簡略說明。我不願花費理事會的時間來宣讀這個文件的全文，不過其中說道：

“這就是說藩邦由於它們和英皇的關係而有的權利”——這裏重要的字樣是“權利”——即不復存在，而各邦讓予宗主國的權利也將歸還各邦”。
[S/PV.762/Add.1, 附件四，第一號文件。]

¹ 印度代表團提交的文件已印發為文件 S/PV.762/Add.1 並經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二年，一九五七年一月份、二月份及三月份補編轉載。

這是一項聲明，其中所說的是權利，沒有說到其他關係，稍後便可看出英國首相在下院發表的聲明還說到他種關係，因為權利之外，還有職務關係。文件的第五段繼續說道：

“藩邦方面與英皇及英屬印度方面所締結的政治協議於是即行告終。各藩邦須與英屬印度的繼承政府建立聯邦關係以彌補此項空虛，否則即須與之建立特殊的政治關係”。〔同上〕

四二. 這就是我的同事所說的藩邦與印度未來關係的基礎。故在英方退出印度之後，我們常聽人說的“大英統治”(Pax Britannica)就受了此項事實的限制。這個新建的國家後來必須締造一個統一局面。多數藩邦在地理上及其他方面都緊接印度，故在英國下院，在邦君聯合會(Chamber of Princes)——後者是當時和英閣訪問團協商的一個組織，坐在我後面的我的這位同事即當時該會的書記長——英皇代表，印度總督即曾說明此項情勢的意義。

四三. Mr. Noon 的陳述裏有一段提到 Lord Mountbatten 的聲明。它說：

“但代表宗主權所有者，換句話說，代表聯合王國國王兼印度皇帝的總督兼總督大臣 Lord Mountbatten 於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勸告印度各藩邦的邦君說，在決定歸依問題時，他們必須充分注意各該邦的居民成分、人民的願望及其地理位置”。〔第七六一次會議，第十三段。〕

四四. 對於這樣一篇經過深思熟慮的文件我是不願專憑我的記憶的。我們曾經盡力查對；這是我們熟習的一個問題。從來便沒有這樣的聲明。而且聲明中也沒有提到居民成分。聲明的大意是：

“諸位現在可以任意參加這個或那個自治領，甚或在某種意義上說，獨立都可以；但是諸位自然無法逃避地理，也不能完全不顧過去的歷史。故諸位必須作一決定。”

四五. 下面才是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Lord Mountbatten 在邦君聯合會所作的聲明〔S/PV.762/Add.1, 附件四，第二號文件〕：

“所以必須設立兩個藩邦事務部……可是雖然我說它們可以隨意和兩個自治領中無論那一個聯合，我卻要指出有些地理因素是不能不顧及的。藩邦總數不下五百六十五個，其中極大多數在地

理上都是和印度自治領接壤。故這個問題對印度自治領來說比對巴基斯坦大得多。就巴基斯坦而言，藩邦雖然重要，數目卻沒有那樣多，並且巴基斯坦的未來總督 Mr. Jinnah 準備與各藩邦分別進行談判。”

聲明的其他部分涉及我們的內部措施。總督 Lord Mountbatten 說為了確保過渡期間秩序井然起見，他正在設法在獨立法案內增加一項關於內部措施的條款。

四六. 後來這個文件內說道：

“現在讓我們談一談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英閣訪問團計劃。這個計劃提議的辦法是各藩邦應將國防、外交及交通三方面的權力交給中央政府。據我所知，沒有一個邦君，沒有一個藩邦不認為這是一個合理、公平的計劃。”

但下面才是總督聲明中主要的句子：

“你們不能擺脫為你們鄰居的自治領政府，正如你們不能擺脫那些幸福由你們負責的臣民一樣。不管你們作怎樣的決定，我希望你們承認我至少已經盡了我對於各邦的職責。”

四七. 我在這篇聲明上用了不少時間，因為這裏牽涉到聯合王國一個名人，他對我們兩國，對國協都有很大的貢獻，當時我們稱他是英皇駐印度的代表，故對於此事是不容有誤的。Lord Mountbatten 當時沒有使用居民成分字樣，英國議會也從來沒有對印度藩邦使用這種字樣。居民成分在印度指的是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的區劃分佈。在這些文件中從沒有這樣談論那些藩邦的地方。

四八. 巴基斯坦代表依據的另一文件，即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當時英國首相 Mr. Attlee 在議會關於權力移交問題發表的一篇聲明。我不準備宣讀這個文件以免理事會感覺厭煩，但是文件中明明說此事只牽涉英屬印度。然而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卻說：

“英屬印度帝國”——倘若是指英屬印度和各藩邦的話——“分治所依據的原則，據當時聯合王國首相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發表的聲明，是印度半島西北部及東北部回教徒佔多數的毗連區域構成巴基斯坦，而非回教徒佔多數的毗連區域則構成印度。故當時一般無不以為遵照分治計劃所依據的原則，人口中回教徒佔多數而毗連巴基斯坦的藩邦概將歸依巴基斯坦”。〔第七六一次會議，第十四及十五段。〕

四九。六月三日文件中沒有這樣的話。不僅如此，它並且特別表明所說的話與印度藩邦無關，只是指英屬印度而言。這個文件不是在對這事作細微的分析，因為他的用意是要說明領土劃分的基礎。這只是一種解釋。Mr. Attlee 的聲明的第十八段說明：

“英國政府茲欲申明上述決定僅係對英屬印度而言，至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英閣訪問團備忘錄中所載之英國政府對印度藩邦的政策，仍未改變”。[S/PV.762/Add.1,附件八。]

五〇。故我認為六月三日文件與本案無關，所以我說巴基斯坦對喀什米爾之要求殊少根據。

五一。由此可見，正如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些領土獨立以後，各區域之間安排了許多實際辦法。在印度全境，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共有五百六十五個藩邦。其中有許多是孤島，有許多是為英屬印度領土所分開的領土。這就發生了交通問題、關稅問題、郵電及其他等等問題，而且還有最重要的國防問題。我不準備宣讀總督聲明中論及國防問題的那一部分，但它的大意是：各位邦君，你們是無法獨力維持國防的；你們必須參加較大的團體。這是唯一的辦法。

五二。後來英國首相在議會發表的聲明中曾說到在過渡期間應該設法使這些安排繼續下去。那時候英國仍在統治印度，我們在法律上還沒有分治。那時總督兼總督大臣仍是政府的首長，而且在那時候，即在分治之前，這些安排仍未間斷，故當時建議印巴兩國應與願與它們合作的藩邦訂定維持現狀的協定。

五三。下面便是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第七條的規定：

“聯合王國政府對於在是日以前屬於英屬印度的任何領土的政府不負責任；

“英皇對於印度藩邦的宗主權從此失效，同時本法案通過之日英皇與印度藩邦統治者間之一切條約與協定，是時英皇對印度藩邦行使之一切職務，英皇對印度藩邦或其統治者所負之一切義務，以及是時英皇根據條約、讓予、慣例、特許或其他理由在印度藩邦或對印度藩邦所行使之一切權力與權利亦皆失效……”

五四。故這裏有一個空隙必須彌補，而下面便是彌補那個空隙的辦法：

“但雖有本條(b)款與(c)款之規定”——即我剛才所念的規定——“凡有關關稅、運輸交通、郵電或其他同類事務的協定的規定仍應盡量照常執行，直至某項規定經當事雙方之一方即印度藩邦之統治者或部落區域之當局，或他一方，即自治領、自治領之一省或一部份，宣佈廢除或由後來締結之協定代替時為止。”

這個期間就是自七月十八日這個法案通過至八月十五日印度獨立及八月十四日巴基斯坦獨立的那個期間。(我國獨立較巴基斯坦晚了六小時。)

五五。根據此項規定，於是有所謂維持現狀協定的締結。維持現狀協定的目的是依照這種協定所說的辦法維持事務，就我國而言，其中包括國家安全事務在內，因為我已經說過這些藩邦散在各地與我國領土縱橫交錯，其中有的在我們的沿海地方，在戰後那個時期極易遭受侵襲。故在這方面誠如總督所說，這兩個自治領各須自行締結協定。後來成為巴基斯坦總督大臣的 Mr. Jinnah 當時準備與這些藩邦分別進行談判。

五六。巴基斯坦代表 Sir Zafrullah Khan 便曾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六日安全理事會會議上言及巴基斯坦締結的這種協定並說明它們的實際意義。他說：

“不論他是否確有此意，當時他”——指喀什米爾邦大君——“與巴基斯坦訂立了一個維持現狀的協定。此地不妨解釋，何謂維持現狀的協定。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印度分治以前，印度在政治上原是一個單位，所以全境的國防、鐵路、郵政、電報、電話、以及其他種種事務都屬於同一系統。八月十五日兩大自治領至少在名義上分治，而且在若干地帶實際上在該日分治。假如是日必須將上述一切事務調整就緒，當然不可能。新的貨幣制度不能僅憑一紙公文而實行……”[第二二八次會議，第二十八及第二十九頁。]

Sir Zafrullah Khan 隨後又說：

“每一邦按照其環境及需要與印度自治領或巴基斯坦自治領訂立維持現狀的協定，其中規定上述事務，主要為交通事務等，應仍照舊辦理”。[同上，第二十九頁。]

五七。Sir Zafrullah Khan 另外還有一項聲明。在次日安全理事會會議上，他說：

“我昨天曾對安全理事會解釋維持現狀協定的意義。關於喀什米爾的交通、供應、郵政及電報的安排，喀什米爾與巴基斯坦訂有維持現狀的協定”。〔第二二九次會議，第四十三頁。〕

五八。我要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上面這句話，即這個協定涉及的是交通、供應、郵政及電報的安排，不涉其他事項。Sir Zafrullah Khan 隨後說道：“這個協定於八月十五日生效”。

五九。維持現狀協定的歷史載在詹慕喀什米爾總理與巴基斯坦總理彼此往還的電報中，此外在新德里主管部長與詹慕喀什米爾總理之間也有同樣的電報往還。

六〇。由於巴基斯坦總理與詹慕喀什米爾總理往還電報磋商的結果，於是雙方訂立了一個維持現狀的協定。把協定的內容告訴本理事會的不是他人，就是當時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長 Sir Zafrullah Khan。因為協定是雙方政府用電報磋商議定的，故上面沒有簽名，這是應當指出的。

六一。就印度政府而言，同日有一封同樣的電報送給印度政府。詹慕喀什米爾總理致印度政府的那封電報說：

“詹慕喀什米爾政府願與印度聯邦就現時與英屬印度政府訂有協定之一應事項訂定維持現狀協定。茲提議在議定細節及正式簽定新協定前現有各種安排應繼續有效。”

這裏不妨指出，“現有安排”包括藩邦發生叛亂時印度軍隊的使用。這種辦法行之已久，不用我來說明。

六二。印度政府回電謂：

“印度政府深盼閣下或其他正式委派之部長乘飛機前來德里，以便磋商喀什米爾政府與印度聯邦之維持現狀協定。為維持現有協定及行政辦法計，甚盼及早採取行動。”

六三。但喀什米爾總理還沒有來到德里，喀什米爾便被侵入了。故打斷喀什米爾政府準備同時與兩大自治領締結維持現狀協定之事的不是喀什米爾政府的行動，也不是印度政府的行動，而是我們所控訴的侵略行為。因為這個緣故，原來準備締結的維持現狀協定無法商定，隨後便發生了種種別的事情。

六四。此外只有一件事情我準備提一提。我們要把印度政府與所有各藩邦訂立的維持現狀協定提交安

全理事會以備參考。這是一個重要文件，因為我們沒有特為喀什米爾造出這樣一個文件。這是一個標準文件，所有與我們訂有維持現狀協定的五百多個藩邦都簽定了這樣一個文件。此外沒有別的協定，故假如喀什米爾與我們締結一個協定，那個協定的主旨也必定和這個文件所載的相同。我不打算宣讀這個文件，因為那樣費時太長，不過這個文件的附錄很重要，這個標準格式與 Sir Zafrullah Khan 所說的協定的內容頗有不同。

六五。我要指出印度的維持現狀協定和巴基斯坦的維持現狀協定的不同之處。附錄內包括空運、武器與裝備、商品管制、貨幣、關稅、印度藩邦軍隊、外交、引渡、出入口管制、灌溉與電力、汽車、國家公路、鴉片、郵政及電報與電話、鐵路、鹽、中央消費稅、雙重所得稅之免除以及有關稅收的其他辦法等。所有這些事項都包括在維持現狀協定的附錄之內。故若不是因為有侵略事件發生，可以斷言維持現狀協定必已簽定，而那個協定一定包括外交、邦軍的管制及其他起於一國的主權的事項。

六六。一邦和兩個國家締結維持現狀協定，尤其是像喀什米爾那樣與巴基斯坦具有鐵路及郵政關係，並不足奇。因此 Sir Zafrullah Khan 很準確地說明了巴基斯坦與喀什米爾締結的協定，而這種協定是我們也一定會與喀什米爾締結的，因為這是一個一致不變的辦法；但是正在那個時候，對喀什米爾的侵略開始了。

六七。現在我要談到第一封電報，電報的日期是很重要的。我已經談到喀什米爾總理關於此事送給印度政府的電報。請各位代表注意這封電報的日期是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二日。四天以後即八月十六日，巴基斯坦政府的電報說巴基斯坦政府接受維持現狀協定，但過了不幾天，詹慕喀什米爾陸軍參謀長 Major-General Scott——他是一個英籍軍官——便向他的政府，即喀什米爾政府——那時該政府尚未決定歸屬那一個自治領——提出了關於從巴基斯坦方面侵襲喀什米爾邊境的第一次報告。這並不是說在此以前沒有侵襲邊境的事情。我們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我們已經討論過“聯合國軍”的問題，大家都知道調動軍隊需要相當時日。總之，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詹慕喀什米爾陸軍參謀長向他的政府提出了關於從巴基斯坦方面侵襲喀什米爾邊境的報告。侵略已經開始了。喀

什米爾政府官員那時候所以不能到印度來便是爲了這個緣故。

六八。九月四日喀什米爾政府根據參謀長Major-General Scott 的電報報告，致電西旁遮普政府，抗議武裝回教徒從 Rawalpindi 區侵入該邦。喀什米爾政府並向副專員提出抗議。兩天以後，這種活動更有增加。

六九。九月六日一隊巡邏隊至 Bhimbar 以西十二哩的 Alibeg，此事曾經通知第七步兵師——我想該師屬於巴基斯坦——師長 Major-General Lovett。九月十三日，巴基斯坦陸軍巡邏隊一隊至 Alibeg 及 Bhimbar 以西十四哩的 Jatlai。以上兩地都在喀什米爾邦境內。所有這些事實都載在 General Scott 的日記裏。

七〇。九月十七日——距獨立之日僅一個月——有四百武裝的劫掠者在 Ranbirsinghpura 東南十二哩處趕走屬於喀什米爾邦人民的牛羣。

七一。九月十八日，巴基斯坦當局無故違反維持現狀協定，停止了 Sialkot 與詹墓間的鐵路交通。故縱有協定，那個協定也爲九月十八日巴基斯坦政府的行爲破壞了——而像這樣的行動還不止此而已。武裝暴徒越界進入喀什米爾的 Palandri (Poonch)。到了九月十八日，侵略更加擴大。

七二。九月二十八日，持有步鎗、自動鎗及長矛的武裝人員數百人在 Chak Harka 附近攻擊喀什米爾的一隊巡哨。九月三十日，武裝的 Pathan 人數百人進入喀什米爾邦境內的 Dhirkot Than。

七三。十月三日，詹墓喀什米爾政府致電巴基斯坦，抗議來自巴基斯坦境內慕里山的數百武裝人員在 Poonch 活動，其他現在一部分已爲巴基斯坦所佔領，一部分仍屬於喀什米爾；詹墓喀什米爾政府並且抗議主要供應品，包括石油、米、鹽及布的禁運。這是違反維持現狀協定的第二次。

七四。十月四日，武裝人員復在 Chirala 區及 Jhelum 河附近活動，侵掠者與喀什米爾邦邦軍發生衝突，局勢遂進入戰時狀態。

七五。十月十日，巴基斯坦陸軍兩隊，後隨一羣武裝的劫掠者，進攻詹墓的 Pansar 村。我敢很鄭重地說我現在所讀出的這一段便是審議這個整個問題當中最重要的關鍵之一。巴基斯坦告訴我們此事與它們無涉。它們說它們正在阻止那些劫掠者。安全理事會要

求它們不要捲入，不要有何行動。可是早在十月十日，早在印度軍隊派到那裏以前，巴基斯坦便侵略了喀什米爾邦。爲甚麼這一點十分重要呢？因爲姑不論印度政府在喀什米爾有無權利，姑不論印度與喀什米爾的關係，巴基斯坦在那裏是絕對沒有權利的，因爲喀什米爾沒有加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和它沒有關係。無論怎樣說，喀什米爾對巴基斯坦是外國土地。所以那是侵略行爲。

七六。侵略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開始的。General Scott 的日記說那天巴基斯坦陸軍兩隊，後面跟着一羣武裝的劫掠者進攻那個村莊。同日巴基斯坦報上登載這樣一段新聞：

“西北邊疆省總理據報已宣佈將武器大量分發給一般人民，以便除“巴基斯坦之敵人”外任何人皆可獲得武器”。[S/PV.762/Add.1，附件一，第十二項。]

這種話聽來很熟習。

七七。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三日一家報紙揭載下列一段消息：

“巴基斯坦雖與喀什米爾訂有維持現狀協定，但已切斷對於喀什米爾的汽油、糖、鹽及火油供應”。[同上，第十三項。]

登載這段新聞的不是印度報紙，而是倫敦“新聞紀事報”駐喀什米爾通訊員 Norman Cliff 寄給該報發表的消息。

七八。十月十五日，喀什米爾邦大君向英國首相發出呼籲，這也許是由於習慣的關係，因爲過去向來是如此的。喀什米爾政府致英國首相電中言及巴基斯坦對該邦實行經濟封鎖及從巴基斯坦開始侵入 Poonch 的情形。喀什米爾邦大君說：

“沿邊各地人民皆已准予發給現代武器，借口此乃全國統令，但在西旁遮普之內地各區似未實行此項政策……爲其他事故皆得派兵護送，獨對汽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之運送不肯派兵保護。屢次抗議僅獲從未實踐的諾言。由於巴基斯坦政府顯然縱容的結果，全部邊境自 Gurdaspur 以至 Gilgit 皆有被侵之虞，而在 Poonch 的侵略且已實際開始。[同上，第十四項。]

換句話說，該邦西部邊境、西區自南部以至與新疆、蘇聯及其他國家接境的山區都有受到侵略的威脅。

七九. 數日之後，詹慕喀什米爾總理於十月二十二日致電巴基斯坦西北邊疆省總理及西巴基斯坦 Rawalpindi 區副專員，告以持有現代武器的人員自西巴基斯坦的 Hazara 區及 Rawalpindi 區侵入喀什米爾邦，請其制止。侵入者繼續沿 Jhelum 盆地的公路向斯利拿加推進。〔斯利拿加是喀什米爾的夏都，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為大皇帝阿蘇卡所建。〕在離斯利拿加五十哩的 Uri 城因守軍一百五十人在喀什米爾軍一個旅長指揮下破壞橋樑，奮勇抗拒，暫時停阻；該旅長在此次光榮戰役中殉難。侵入者嗣即築一便橋長約一哩，據喀喇基“黎明”報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七日所載，係兩天內造成，可見需要高度的工程技能——換句話說，這次侵略必有巴基斯坦工程兵團參加，否則他們一定不能築成此橋。這件事請予注意，稍後我將再加評論。侵入者僅受到民兵和當地人民的抵抗。當地人民沒有歡迎他們，把他們當成解放者。當地人民死戰到底，抵抗他們。那是十月二十二日的事情。

八〇. 十月二十四日，喀什米爾邦大君——他是該邦的元首——要求印度給予軍事援助。就此事而言，無論大君是不是一個民主領袖，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他的為人，無論他的家庭生活怎樣，都無關係，都與問題無關。這是一個國家權力學說的問題。他是該邦的元首，根據憲法只有他有權簽訂歸屬文書；別的沒有人有這項權力。

八一. 請讓我在這裏停頓一下。直到這個時候，印度並沒有派任何人、軍隊、或部長到喀什米爾去游說大君。印度沒有派過一兵一卒。我們並沒有對他施用任何壓力；事實上，在此之前，Lord Mountbatten 並曾代表印度政府向喀什米爾大君說過，“殿下如欲加入巴基斯坦，儘管加入，我們決不認為那就是不友好的行動”，因為那時印度政府深恐這些邦，尤其是邊區各邦，變成真空地帶，成為禍亂的中心。倘它們循正常途徑加入，我們便接受了，正如我們之接受那不幸的分治計劃而無意將其推翻一樣。總之，這時喀什米爾大君向印度呼籲求助。

八二. 十月二十五日，Lord Mountbatten 出席國際委員會的一次會議，會上印度總司令 General Lockhart 讀了巴基斯坦陸軍司令部發來的一封電報——這一點敬請澳大利亞及聯合王國代表注意——電報內稱部落人員約五千人已攻佔 Muzaffarabad 及 Domel，嗣後恐將有大批部落人員開到。據報它們那時距斯利拿加僅

約三十五哩。那兩個英籍軍官互通情報，尤其是在那時候，是很平常的；巴基斯坦還沒有承認它的侵略。那位總司令及英籍軍官顯然未得與聞國家大計。

八三.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喀什米爾大君請求保護——我準備在講到歸屬問題時再討論那封信——並且提議歸屬印度。

八四. 這就是到十月二十六日為止的情形，我準備將來再討論關於喀什米爾及附近各邦歸屬印度的文件，我必須先把從此時起至停火止那個期間的經過詳細敘述出來。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倘如一查第一號文件 [S/PV.762/Add.1, 附件一]，便會明白喀什米爾被侵的經過。第二十項說道：

“...有幾個在巴基斯坦服務的高級英籍軍官確曾風聞這些準備及計劃，那是一個事實，雖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們曾經參與其事。

“我們後來知道”——這裏“我們”指的是印度政府——六月三日計劃一發表，喀什米爾便成了某方軍界注意研究的對象。為甚麼有人向德里印度測繪局索取大量的喀什米爾地圖？當時有一個暗號是 ‘Operation Gulmarg’ 的計劃，其有關命令落到了不該得到此項命令的人的手中。那個神秘的計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命令落到旁人手中的原因是印度政府也有一個情報機關。這篇文件又說：

“...Jinnah 的私人秘書偏在那時在斯利拿加出現以及 Jinnah 本人到達拉荷爾，都不能說完全是出於偶然...”

八五.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一段當時所記的日記說：

“在今天國防委員會開會當中，Auchinleck”——Auchinleck 是一位英國陸軍元帥，當時是負責劃分英印軍的人員與物資的最高統帥——“從拉荷爾打電話給 Mountbatten，說他勸 Jinnah 取消前一天晚上所下令巴基斯坦軍隊開入喀什米爾的命令，已獲成功。” [S/PV.762/Add.1, 附件一，第二十一項。]

八六. 我讀這一段的目的是要理事會知道，早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巴基斯坦便侵略了喀什米爾，進行侵略的不是非正規軍，不是一羣流氓、惡棍，而是巴基斯坦國軍奉總督之命對喀什米爾實行侵略。

巴基斯坦當時的陸軍司令是一位因 General Masservy 不在代行陸軍總司令職務的英籍軍官，名叫 Douglas Gracey。時 Jinnah 住在西旁遮普省省長家中，省長的軍事秘書與 General Douglas Gracey 通話，要他下令進攻。General Douglas Gracey 答稱非經最高統帥核准，他不能下令；所以有這種情節發生的原因是在那個過渡時期統帥系統不明——事實上，巴基斯坦方面後來責難 General Gracey，說他不該不服從 Jinnah 的命令。General Gracey 那時直屬 General Auchinleck。

“經 Gracey 促請，Auchinleck 今晨飛抵拉荷爾，向 Jinnah 解釋：巴基斯坦如果進攻喀什米爾，則在巴基斯坦新成立之陸軍中服務的英籍軍官必定立即全體退出”。〔同上。〕

八七。我願申明，在我國軍隊服務的英籍軍官都沒有參與此事，就我們所知，在巴基斯坦軍隊服務的英籍軍官，縱然不是全體，也是大多數都沒有參加。

八八。Mohammed Ali Jinnah 於一九四七年命令巴基斯坦軍隊攻擊詹慕省，當時的巴基斯坦陸軍總司令 General Douglas Gracey 沒有服從那件命令。這段經過是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前陸軍少將 Akbar Khan 在達加舉行的喀什米爾解放會議上透露的。主持那個會議的是全巴基斯坦清真國大會。這個人就是後來化名為 General Tariq 在喀什米爾出現，後來又以叛逆罪或其他罪——我記不清到底是甚麼罪——為巴基斯坦政府監禁起來的那個 General Akbar Khan。他在那次會上說 General Gracey 不聽命令，於是錯過了那時解放喀什米爾的機會。這是當時巴基斯坦那個高級軍官的意見，即那個英籍司令官，因為拒絕執行 Mr. Jinnah 的命令，錯過了解放喀什米爾的機會。

八九。Mr. Jinnah 於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拉荷爾和巴基斯坦陸軍將領會議後發下此令。General Gracey 說發動進攻以前，他要商諸陸軍元帥 Auchinleck，後者當時正負責監督將舊印度軍分編為新印度軍及巴基斯坦軍之事。Mr. Akbar Khan 說 Mr. Jinnah 的命令十分合乎機宜，General Gracey 不應堅持要先和 Auchinleck 會商，因為 Auchinleck 與巴基斯坦陸軍的指揮無關——這裏我們不能不說他持論不無理由。Mr. Akbar Khan 又說巴基斯坦不應當接受聯合國的詹慕喀什米爾停火令，它應當在一九四八年“自由”喀什米爾政府控制了 Poonch 區時接受聯合國的調解才是。

九〇。這時期發生了種種劫掠、搶奪的行為，如果我有時間，本可詳為敘述。但是這種行為的政治意義是甚麼？它的政治意義是假如喀什米爾和巴基斯坦有宗族、血統、種族或宗教的關係，這種越境侵略的行為實是表示友誼的奇特方法，侵入者一路燒殺劫掠，直到距斯利拿加僅有數哩的 Baramula。該城也被洗劫，付之一炬。有些情節詳細說來也許不免使我的陳述過長，但至少卻不能不提一提。

九一。一九四九年三月七日，巴基斯坦邊疆省總理 Abdul Qayyum Khan 向該省立法院提出預算時，建議發給部落人員一筆獎助金，他說理由是：

“立法院當還記得，在我們處境最危殆的時候，馬蘇德人響應我們的呼籲，奮力搶救詹慕喀什米爾邦被壓迫的回族人。”〔同上，第二十二項。〕

我從來沒有聽說國際法上有一條規則准許一國侵入他國，來保護他國的一個人，縱或那個人遭受壓迫。果然那樣，便沒有一個可以不受侵略了。

九二。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印度總理致電巴基斯坦總理，他說：

“...自邊疆省或沿穆里公路而來之侵入者皆取道巴基斯坦領土，在巴基斯坦領土及喀什米爾間之兩座橋樑處予以阻止最為輕而易舉。”

我們沒有炸毀那兩座橋樑，因為那時候我們十分慎重，避免派人到接近巴基斯坦領土的地方。Pandit Nehru 在電報中又說：

“侵入者未受阻止，其裝備、武器包括大砲及自動武器，證明他們曾得協助。據可靠方面報告，侵入者並有巴基斯坦陸軍正規軍官充任顧問。”〔同上，第二十三項。〕

巴基斯坦另外一省，即信德省的衛生部部長那時勸告受過訓練的退伍軍人皆以志願兵身份前往喀什米爾前線。

九三。印度總理說侵入者無疑地皆係取道巴基斯坦領土而來。他說：

“我們有權質問巴基斯坦何以這些人能够取道邊疆省或西旁遮普，何以他們都有精良的武器？這是不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是不是對一鄰邦的不友好行為？”

至少在這一點上，聯合國代表已經查明這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印度總理繼續說道：

“這種情形只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不是巴基斯坦政府軟弱，不能阻止軍隊穿過它的領土來侵略另一國家，便是它願意這種事情發生。”〔同上，第二十四項。〕

九四。現在我們就要論到巴基斯坦直接參與其事的最重要證據。在這種侵擾事件發生的時候，印度政府仍在設法挽救，以免再發生數月以前在印度西北部及巴基斯坦東北部所發生的事態。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所說的那些電報即與這種努力有關，我準備稍後再予評論。

九五。Mr. Jinnah 邀請印度總理到拉荷爾去，但因印度總理有病，於是總督代其前往。結果如何呢？結果他們在那裏開會討論，有人提議雙方均應撤退軍隊，換句話說，印度軍隊應當撤退而當時所謂侵入者也應離開。可是巴基斯坦方面，以 Mr. Jinnah 為代表，一直在說：“我們實在無能為力。這些人和我們信奉同一宗教。我們如何能夠制止他們。”由此看來，巴基斯坦政府如非不能控制他們，就是在慫恿他們，要不就是二者兼有。然而 Mr. Jinnah 卻提議雙方均應撤退。因此 Lord Mountbatten 提出了一個合乎常理的問題：假如 Mr. Jinnah 不能控制這些部落人員，他怎能負責這些人員的撤退？Mr. Jinnah 的回答是：“你要這樣問，我就全作罷論。”

九六。此外還有不少客觀證據見於倫敦報紙，那時這些報紙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說是偏袒印度。倫敦“觀察”報駐巴基斯坦記者 Alan Moorehead 寫道：“巴基斯坦人將此視為回教的聖戰。”我特意讀出這句話來因為這種情形至今仍未改變。今天下午我們討論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就要列舉證據，證明今日情形仍然未變，換句話說，今日巴基斯坦仍在進行其仇恨印度的運動並準備侵略印度的領土。我們不準備放一槍，我們也不準備讓一兵一卒侵入鄰國邊界，可是我們正和別人一樣，要盡我們自衛的義務。觀察報記者寫道：“他們將此視為回教的聖戰。記者親見有些人揚言打到德里去。”Alan Moorehead 駕車到達這個運動的發源地，佩夏衛和開柏口。據他記載：“到處都在招兵……不僅在部落區如此……在巴基斯坦境內也是如此”〔同上，第二十四項〕。這是一九四七年十月末和十一月初的事情。

九七。此外還有新聞照像的證據。美聯社的一個攝影記者——這個人大概是美國人——飛越喀什米爾

的一帶地方，他說他看見在一個長十哩，寬十哩的區域內二十多座村莊被燒，火光熊熊，放火的顯然是瓦剌該區，正朝斯利拿加那個方向前進的回族侵入者。

九八。紐約時報記者 Robert Trumbull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致該報的電報說：

“印度 Baramula 十一月十日電——本城在星期五午夜部落人員因印度軍隊逼近，驚駭逃遁，行前將所有財物幼婦劫掠一空。據劫後幸存的居民估計，市民被殺者數達三千，中有歐洲人四人及僅知其名為 Colonel Dykes 的一個退役英國軍官和那位軍官的懷孕的太太。目擊者說十月二十六日侵入者衝入本城時，‘一隊馬蘇德部落人員立即攀越聖約瑟修道院的院牆，攻打修道院醫院及小教堂。四位修女和 Colonel Dykes 夫婦立遭槍殺。可是侵入者的貪慾較其好殺之性猶甚。’該城一位前任官員說：‘侵入者迫令本地印度教人民三百五十人進入一座房子，意欲將其燒毀。據聞另有侵入者一百人於城中僅可望見之一高山上劫持五人，作為人質。Baramula 經常人口為一萬四千人，但今天，即印度軍隊開到後二十四小時後，城中僅剩一千人’”。〔同上，第二十六項。〕

九九。這裏有一段關於 Father Shanks 的紀述，他是在那裏服務的一位基督教傳教士。這是一個 Father Shanks 不願講的故事。他在敘述修道院被襲經過時便沒有提他自己的名字，他說：

“部落人民——那些兇猛的野獸——自該城兩邊的山頭衝下，沿途放槍。

“他們從四面攀越醫院的圍牆。第一批闖進一病房，槍擊各病人。

“一位二十歲的印籍看護，名叫 Philomena，欲保護一位分娩不久的回教婦人。這位看護先被槍殺，病婦繼着被害。

“Mother Superior Aldetrude 急進該病房，跪在 Philomena 身旁，亦立被毆劫。Assistant Mother Teresalina 見一暴徒將槍向 Mother Aldetrude 瞄準，趨前以身掩護，彈中要害而死。

“Colonel Dykes 前曾對我們說我們不致被襲，此時聞耗急從房中奔出，沿臺地疾跑數碼，且走且向暴徒喊叫，企圖救女修道長出險。但女修道

長卒中彈倒地，Colonel Dykes 亦槍傷腹部，倒臥其旁。

“Mrs. Dykes 從乃夫住所奔出救助，亦遭槍殺。

“此時有一英印人，名叫 Gee Boretto 在花園中遇害。暴徒勒令園中修道士九人排隊，準備一一槍殺。

“正當暴徒舉槍瞄準時，有一曾在佩夏威修道院所辦學校讀書的青年 Afridi 軍官趕到，喝令他們停止。”——至少有人的人性沒有滅絕。——“這位軍官聽說部下正在襲擊一座修道院，特自城中趕來搶救。他如果晚到數秒鐘，我們之中恐即沒有一人可以幸存。

“Mrs. Dykes 的屍體被暴徒投入井中，直至次日始為我們找到”。[同上，第二十七項。]

一〇〇. 我們另有一件報告說：

“巴基斯坦陸軍派人前來護送我們。我們離開 Baramula 後，曾在 Boniyar 村停下，尋找環球福音傳播會的人員”。[同上。]

一〇一. 接着就是下面一個報告：

“Baramula 的市民告訴我一個回教青年店主堅信印回合作致以身殉的故事。他殉難的地點距一座修道院不遠，在一般信教的喀什米爾人的心目中，他很快地成為一位聖徒。

“據市民告訴我的他的事跡看來，這個人——他的名字是 Mir Magbool Sherwani——定是綠林俠客一流的人物，他扶助農民反抗重稅，路見警察毆打平民便挺身救助，並鼓舞人民反抗種種壓迫。

“當部落人民侵入喀什米爾，到處蹂躪時，Sherwani 因熟知地情便開始在敵後工作，鼓舞被攻各村的民氣，勸他們不論屬於印度族、塞克族、或回族，團結一致，攜手抵抗，並且告訴他們說印度軍及民兵即將開來救援。他三次用故意散佈的謠言將部落人員誘入圈套，為印度軍隊捕獲。但第四次，他自己不幸落到部落人員手中。”[同上。]

一〇二.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印度總理在德里交給巴基斯坦總理一函，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勿使侵略份子：(1) 進入並利用巴基斯坦領土對喀什米爾

作戰，(2) 取得軍用及其他物品，及 (3) 獲得足以延長目前戰事之其他一切援助。

一〇三. 我要請求理事會注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那個日期。我們等了一星期然後才到理事會提起控訴。我們所控訴的仍是我們的國家受了侵略。我們當時的要求是甚麼？這是各理事權衡此事時不可不顧及的。我們的領土被侵，軍隊處境危殆，因為他們奉令未及二十四小時便開赴喀什米爾。如有必要我稍後我即將證明印度方面事前毫無準備。我們手中現有當時在印度軍中服務的英籍將領，如總司令及空軍上將等自動簽名的文件，證明在國防問題發生前，從無一人言及此事。

一〇四. 我現在要簡略地說一說我恐怕以後還要再說的一點。在同樣局面之下，任何其他國家，任何其他國家的國民——我們當時的行動不足為奇的原因是我們兩國原是一個人民——豈不就要向對方提出最後通牒並攻擊對方領土？然而我們卻不加辯駁，接受了對方所說這些人是劫掠者的解釋。

一〇五. 安全理事會，雖然審議此案已達九年以上，不可忘記歷史的事實及理事會對憲章的責任。我們當時對巴基斯坦的要求只是請它不要幫助那些劫掠者，這是一個一點也不過分的要求。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承認，一國被侵後依照正常慣例應有權說：“我們定要報復，非怎樣怎樣決不撤退”。然而我們的要求只是一個友好政府對另一政府的要求，證明即在那時我們尚未入於戰時狀態。

一〇六. 過了八天，仍無動靜。如果局勢稍有改進，我們就不會到理事會控訴了。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的規定，在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即在那時，我們訴諸理事會的目的也還不是要使用國際武力來制止巴基斯坦，對它實行經濟制裁，或將其開除聯合國大會或其他類似辦法。我們是依照憲章第三十五條的規定訴諸安全理事會的，我們要求理事會轉囑巴基斯坦政府不要使部落人員及巴基斯坦國民參加詹嘉喀什米爾邦的戰事，不要使侵略份子進入及利用巴基斯坦領土對喀什米爾作戰，不要使他們取得軍用及其他物品，不要使他們獲得其他任何足以延長戰事之援助。

一〇七. 這豈是一個好戰黷武，志切擴張領土，意欲效尤它的鄰國——其軍事力量，人們常說，遠較我

國雄厚——的政府所用的言辭？那樣的政府豈肯使用這種言辭？

一〇八。我們來到這裏要求理事會辦這幾件事，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那仍是有待安全理事會裁決的問題。這個有待理事會裁決的問題是理事會理事除非準備蔑視憲章決不敢規避的。後來的事情跟這都無干。我甚至可以說縱然姑且假定後來我們曾有規避行為，那也與此無干，因為國際法的基礎是公道。誰到這裏控訴，誰就必須行為端正，我敢說我們的行為是端正的。

一〇九。不僅如此，而且就在那時候我們也還是不肯使用武力。我們到理事會來控訴，只抱了一個有一定限度的目標。也許如果我們那時強硬一點而不依仗後來所採的程序，說不定這個問題早已解決了，同時也不致給人家一個到處散佈對我們不利的無稽宣傳的機會。我們也不致在在座諸公心中種下懷疑的種子了。

一一〇。所以我現在以至於將來都要一再重複使各位牢記不忘這是一個侵略問題。這是突破國界、侵犯國土的問題。我不必證明印度對喀什米爾具有無可爭議的主權。我只要證明喀什米爾是我們的就够了，甚至說它暫時是我們的也就够了，但是我不承認它只是暫時屬於我們的。我要使紀錄載明我不承認我們只是暫時佔有該地，因為我們過去屢因接受一種假定而受害。大家說：“讓我們姑作假定。如果甲、乙、丙、丁發生，我們就作丁”。於是我們討論丁，人人忘了甲、乙、丙，結果我們倒受了丁的約束。因此我勸理事會特別當心。

一一一。可是讓我們姑且假定當時情形是如此。我要請我的南美諸友想一想他們本國所依據的學理。我們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都是那片領土的主人。他們是侵略者，無論依據國際法，國際慣例或憲章他們都只是侵入印度領土的狂妄大膽的侵略者。

一一二。然而在我們訴諸理事會，正當此案受理理事會審議的時候，發生了甚麼事情呢？我手旁沒有紀錄，但是我相信秘書處可以告訴我們，在一月十一日以前巴基斯坦定已接到了通知，因為十天為時不能算短。可是一月十一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 Sir Zafullah Khan——他是一個傑出的法學家，現任國際法院法官——卻對路透社記者說巴基斯坦不能擔保巴基斯坦國民或經過巴基斯坦之他處人士不得到喀什米爾去

“參加爭自由之鬭爭”。我們兩國本是一同為獨立奮鬥，彼此互相諒解的姊妹國。我們同意印度分治，因為那是我們要想得到自由便必須支付的代價，同時也是為了避免流血。分治之後，我們都須遵守英國議會所通過的那件法案。然而現在一國國土橫受蹂躪搶掠，卻有人稱之為爭自由之鬭爭。我要對他們以極大的敬意來說——同時我希望我的話不致為人誤解——我們印度人對於爭自由的鬭爭的意義頗知一二。巴基斯坦的獨立即那個偉大的鬭爭所賜。

一一三。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世界上最值得敬重的報紙，倫敦泰晤士報。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換句話說，我們訴諸理事會後十二天，該報載稱：

“巴基斯坦之對侵入者予以非正式協助已屬確實無疑。本報記者現有直接證據，證明武器、彈藥及供應品皆經撥予‘自由’喀什米爾軍隊使用。”[S/PV.762/Add.1，附件一，第三十一項。]

一一四。這裏容我插言，我國政府雖然使用“Azad Kashmir”〔自由喀什米爾〕字樣但不承認“Azad”的含義。“Azad”的意義雖為“自由”，我們不承認‘自由’喀什米爾軍隊是自由軍隊。它們實是被奴役的喀什米爾軍隊。但我們不能不借用已有的名稱，不過大家應知我們不承認它的字面解釋。

一一五。泰晤士報繼稱此外尚有若干巴基斯坦軍官指揮它們作戰，巴基斯坦政府無論怎樣誓口否認干涉，它實曾提供道義及物質援助。

一一六。在許多國家的國內法上以及在國際法，無論事前或事後幫助及教唆犯罪，皆以參與犯罪行為論。讓我們姑且假定巴基斯坦陸軍沒有部隊參加——可是那是我們不能承認的。理由自然是我們的軍官和他們的軍官同過事。他們在喀什米爾碰見了。他們彼此可以呼名喚姓。分治之前，他們都是在一個部隊服務的軍官。故此事我們無須證明。但既然有人說巴基斯坦正規軍沒有參加，讓我們姑且假定他們沒有參加。據這位泰晤士報記者說，縱未直接參與，也有道義及物質援助。泰晤士報或任何其他報紙的記者這樣說，固然不足以據為決定國家大計的根據，但它是一連串的事態發展的開端。誰也不能說這個消息出自偏袒我們的一方面。

一一七。現在論到我們來到理事會控訴的那個階段。我們來到此地請求制止侵略。假如理事會對我們說我們在致理事會函內沒有要求採取更激烈的行動，

沒有要求譴責巴基斯坦，宣佈它是侵略者，我們便只好認罪了。我們只好認罪，因為我們不準備，我們那時無意，現在也還是無意使事態更加嚴重。我們所要求的是定難止亂，而不是要指責任何人。所以在我們致理事會函內我們力避使用要打仗的言詞，只要求解除那些正在搶掠屠殺的人的武器，不讓他們繼續為害。我們的要求本來不過如是而已。

一一八。故安全理事會如果現在認為我們當初不該那樣寬宏大量，謙讓克己，不要求採取極端的辦法，我恐怕我們便只好認罪了，但是我希望聯合國永遠不致採取這種看法。

一一九。我們一月一日來此控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政府“極力否認該政府是在協助所謂侵略者並且有侵略印度的行為”。這是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聯合國秘書長函中說的話[S/1100, 附件陸]。我不知道安全理事會是否要我宣讀此函全文，但是這是一件據說是向安全理事會據實陳報的公函。而函內說了甚麼？它說：

“巴基斯坦政府極力否認該政府是在協助所謂侵略者並且有侵略印度的行為”。[同上，文件壹，第三段。]

一二〇。這裏有三點我要敬請安全理事會注意。一即巴基斯坦否認有協助侵略者情事，二即不承認所謂侵略者在喀什米爾到處蹂躪搶掠為侵犯他國領土的行為，三即巴基斯坦政府否認侵略之罪。巴基斯坦政府不是否認事實，便是否認間接協助為侵略行為。無論怎樣，我說這都是嚴重違犯國際生活準則的行為。

一二一。該函繼稱：

“反之，巴基斯坦政府的目的純粹是要維持二國間的友好關係，因此它一直在設法利用一切戰爭以外的方法，阻止部落運動”。[同上。]

一二二。這就是說它們不只誓口否認，而且還對安全理事會說它們正在極力設法制止。我要請問安全理事會任何一位理事，縱然假定那些人只是擾害邊境的人，它們的軍隊如何能夠穿過巴基斯坦的領土，它們如何可以得到燃料，尤其是在那個時期，它們的卡車及機器來自何處，它們的軍官來自何處，它們的武器來自何處？

一二三。假如真的巴基斯坦不能阻止侵略者穿過它的領土，不能阻止那些姦淫擄掠無所不為的人穿過

它的領土，任意取用那裏的物資，那個會員國又有何權來到這裏說“我們要把喀什米爾置於我們保護之下”？假如一個巴基斯坦政府告訴我們說它不能阻止一支交戰軍穿過其領土，那個會員國又有何權說它能夠保護他人？果然那樣，它就不成其為國家，它只是陷於無政府狀態的一個領土。

一二四。但是我敢說實情並不如此。巴基斯坦政府當時有一支陸軍，較之印度陸軍並無遜色。它本是印度陸軍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依照英國政府及印巴二國之間的決定，按照幅員等因素，分得了它的一份軍隊。它有一切必需的物資。而且那時所需要的也不是軍事行動，而是制止軍事行動。

一二五。有誰能夠對安全理事會說，一個有組織的政府不能阻止部落人員穿過巴基斯坦的廣大領土？果然那樣，它便不會那樣強硬，不會那樣出言不遜了。另一方面，我已經讀出巴基斯坦高級官員當時發表的種種言論；他們勸人民個個投兵從戎，他們稱他們為英雄，他們說這是解放，他們勸人民響應援助，他們勸人民充當志願兵；他們籌募款項。旁遮普的總理後來因為某些財政事項被控，他說他將此款用在喀什米爾事件上了。這是不乏證據的——請看證據便在這裏。

一二六。然而該函後半部卻有下面一段[S/1100, 附件陸，文件叁，第二十三段]：

“巴基斯坦總督”——即首創巴基斯坦者 Mohammad Ali Jinnah——“說明彼不能控制‘自由’喀什米爾政府的軍隊或參戰的部落居民……”

這個 Mr. Jinnah 就是 Lord Mountbatten 問他“閣下如何能夠負責把這些人撤退”，他便答道，“你要這樣問，我就全作罷論”的那個 Mr. Jinnah。至於說這句話時的情形，我準備稍後再作說明。

一二七。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在該委員會第一次臨時報告書內說道：

“此外尚有一個要素，即自由喀什米爾運動。委員會在前往印度大陸前，並未充分了解此種運動之重要性。自由喀什米爾運動係一有組織之政治與軍事團體，受巴基斯坦統帥部之援助，現正從事積極反抗現有政府之活動。自一九四七年十月以來，此種運動即與外面侵入之部落居民及巴基斯坦國民攜手合作”。[S/1100, 第一二五段。]

一二八。我想如果我別的話一句不說，單單讀出聯合國委員會報告書中這一段，其中說道自由喀什米爾運動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與軍事團體，與外面侵入的部落居民及巴基斯坦國民攜手合作，受巴基斯坦統帥部援助，從事積極反抗現有政府的活動，自一九四七年十月以來（即在我們來此控訴之前）巴基斯坦政府即與之合作而巴基斯坦政府卻誓口否認——單單聯合國方面依據事實而非非諸臆測的這句話，我認為，便足以證明所控侵略並不虛妄。

一二九。由於安全理事會的組成分子，我要求各位理事看一看諸美國方面的若干證據。

一三〇。有一個以前的美國軍人，Russel K. Haight Jr. 曾在‘自由’喀什米爾軍中服務兩個月。他在拉荷爾秘密接見紐約時報記者 Robert Trumbull，說巴基斯坦曾供給該軍汽油。下面便是那次談話的記載：

“Mr. Haight 並且看到巴基斯坦陸軍人員管理‘自由’喀什米爾電臺，用他們巴基斯坦陸軍自己的收發機轉遞情報”——讓我重複一遍，“用他們巴基斯坦陸軍自己的收發機轉遞情報”——“主持，經理‘自由’喀什米爾軍隊在巴基斯坦的宿營事務，供給軍裝、食糧、武器及彈藥，以上物品據他所知皆係以運送途中‘走失’等託辭來自巴基斯坦陸軍倉庫……Mr. Haight 說以 Sardar Mohammad Ibrahim Khan 為首的自由喀什米爾臨時政府不過是‘巴基斯坦的傀儡’而已。他並且說此事牽連巴基斯坦政府高級官員，西北邊疆省總理即其中之一。”〔S/PV.762/Add.1，附件一，第三十三項。〕

這是紐約時報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所載，後經 Lord Birdwood 在其所著關於喀什米爾的一本書中轉載。那本書也不是對印度友好的一本書，然而這都是事實。

一三一。我要引徵的下一個權威有人也許認為未免同情印度，雖然各方著論頗多。因此我不準備宣讀這篇文字。不過，澳大利亞代表或願知道海洋洲方面對於此事的言論。我身旁沒有一篇澳大利亞人所撰的文字，雖然我不難找到很多。但是這裏有一篇登載在紐西蘭工黨的週刊“標準報”的文字，題名“喀什米爾與聯合國”，著者署名“評論家”，後經印度報紙轉載。這篇文字見於“標準報”（惠靈頓）的日期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內稱：

“……經巴基斯坦政府供給武器之回族部落人員數千人侵入喀什米爾。這顯然是公開侵略行為”。〔同上，第三十四項。〕

一三二。我想大家都承認 Lord Birdwood 由於他曾充任陸軍元帥，熟悉印度情形的關係，和英籍官員及巴基斯坦必有不少聯繫。然而他說：

“在 Rawalpindi 司令部”——換句話說，即在巴基斯坦陸軍總司令部——“據尚肯談論此事的人員告訴我說，正規軍隊到了五月間”——即一九四八年五月——“才出動。但有山砲隊一隊在步兵掩護下曾於三月十七日參加結果沒有成功的進攻 Poonch 之役，而印度方面 General Russell 則相信（巴基斯坦）正規軍於一月間即已參戰。”（General Russell 是當時在印度陸軍中服務的一個英籍軍官。）“他因即要求解除他的司令官職務……”〔同上，第三十五項。〕

我們立即答應了 General Russell 的請求，因為我們不願使英籍軍官和對方的英籍軍官作戰，也不願把聯合王國捲入巴基斯坦和我們之間的糾紛。General Russell 雖是一個極忠實、能幹的軍官，可是一旦獲悉巴基斯坦陸軍參戰的消息，便要求辭職。印度政府如何回答呢？我們本來有權對這個人說——請聯合王國代表不要見怪：“你和印度陸軍簽了合同，這只是正常的軍事職責。”可是我們沒有那樣辦。我們解除了他的職務，請 General Cariappa 繼任為總司令。而 General Cariappa 在英國政府退出時只是一個准將。我們並沒有現成的軍官來應付當時局面。

一三三。據 Lord Birdwood 說，General Cariappa 也相信巴基斯坦此時已使用正規軍隊。General Cariappa 最近才退役，澳大利亞代表諒必和他很熟習，因為他後來曾任高級專員達二、三年之久。Lord Birdwood 說 General Cariappa 的根據是俘虜中有不少是正規軍人。誰也不能說巴基斯坦陸軍無緣無故讓它的軍人作俘虜。General Cariappa 於是當面向他的巴基斯坦友人提出指責——凡是知道 General Cariappa 的人便會明白他怎樣處理此事。Lord Birdwood 繼續說道：

“他之所以有這個機會是因為他這時恰從他的老友 Major-General Iftikar 收到一個請柬，邀他參加在拉荷爾舉行的巴基斯坦裝甲兵團‘週’，Major-General Iftrikar 那時是駐拉荷爾巴基斯坦陸軍第十師的師長。”〔同上。〕

這些軍官在不多天以前都是在同一陸軍服務的同事。

一三四. 這便是當時的情形。關於侵略一點，我準備說到這裏為止，現在要回到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來。一月一日我們提出了我們的控訴。剛才我已經向理事會讀了一月十一日 Sir Zafrullah Khan 所說的話。我讀了從那一天到巴基斯坦提出覆函之間的種種否認言詞。九年前，我們於一月一日提出此項控訴，內容我已經宣讀了。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理事會通過一件決議案。那件決議案根據了我們的來函並會計及巴基斯坦的覆函。我準備於本日下午再論這件覆函，因為它需要仔細的分析。

一三五. 大體而言，巴基斯坦的覆函說了甚麼？巴基斯坦否認所控情節，否認供給協助，否認侵略，最後並就其他事項提出反訴。但是國際法或國際慣例上從來沒有一個原則說如因某一情勢或問題被控，被告得援引對方在與此不相干的事件上的過惡為其行為之辯護。故我不準備在此階段評論巴基斯坦所提出的不相干的控訴。安全理事會如果願意這樣辦，自然聽其自便，但就本人而言，我準備單論喀什米爾問題。單是這個問題便需要我們許多時間。

一三六. 故事情是我們提出了某些控訴。我們要求某些補救辦法。巴基斯坦否認了我們所舉的事實。後來不只我所讀的其他方面的言論，甚至聯合國委員會自己，都證明巴基斯坦否認之辭不實。然則我要問一個簡單的問題，剩下的是甚麼？我們提出一項控訴。我們舉出若干事實；那些事實構成侵略行為——我想安全理事會不會說那些事實不構成侵略行為。假如那些事實構成侵略，而對方否認那些事實，後來安全理事會又判定對方否認之辭不正確，然則剩下的是甚麼？剩下的只有侵略而已。

一三七. 辯護之辭既不成立，故在致安全理事會函中，巴基斯坦的回答是：

“印度政府認為造成這種情勢的原因‘是侵入詹慕喀什米爾的巴基斯坦國民及毗連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落人民獲得巴基斯坦的援助，進行反詹慕喀什米爾的工作；詹慕喀什米爾業已加入印度，為印度之一部分。’”

巴基斯坦的覆函引徵這句話後，繼而說道：

“印度政府已請安全理事會‘促請巴基斯坦立即終止此項援助，因為此項援助為侵略印度的行

為’。印度政府並且威脅巴基斯坦，謂巴基斯坦如不停止援助，則印度政府可能‘派兵進入巴基斯坦境內，以便對侵略者採取軍事行動。’” [S/1100, 附件陸，文件壹，第一段。]

一三八. 現在我要論上面最後一段。我已經讀了我方所說的話。那豈是威脅巴基斯坦的話？我們告訴安全理事會的是：“我們不願出於此一途徑，但是我們可能被迫處於別無途徑可循的境地，因為派兵進入鄰境定將引起戰爭，事態定將擴大。”故我們對安全理事會說的並不是，“貴國如不如如是如是，則我方即將派兵侵入貴國領土。”那不是我方說的話。事實上，喀什米爾戰事自始至終，我們都是以極大的生命代價來限制戰事的範圍。那本身便是一樁值得稱述的故事。

一三九. 接着便是巴基斯坦的誓口否認之辭。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聯合國秘書長函說：

“巴基斯坦政府極力否認它是在協助所謂侵略者，並且有侵略印度的行為。” [同上，第三段。]這是一口否認，絕不含糊。巴基斯坦政府否認它是在協助所謂侵略者，並且有侵略印度的行為。該函繼續謂：

“反之，巴基斯坦政府的目的純粹是要維持二國間的友好關係，因此它一直在設法利用一切戰爭以外的方法，阻止部落運動。” [同上。]

一四〇. 這在文件貳復經申論，其中第三段(五)論及喀什米爾，說道：

“印度以欺騙及強暴手段取得詹慕喀什米爾邦的歸併，詹慕喀什米爾大君的軍隊和印度聯邦的軍隊，以及大君與印度聯邦所統治的非回族人民繼續大規模殺戮劫掠詹慕喀什米爾的回族人民，並演出其他的暴行。” [同上，文件貳，第三段。]

讓我們姑且假定所說情節實有其事。我決不承認實有其事；事實上所說情節無一不是虛假的。但是姑且假定都是真有其事，依照憲章巴基斯坦有何權利為此懲罰他人？那不是一個鄰國的職責。巴基斯坦侵略行為的藉口是首先印度以欺騙及強暴手段取得詹慕喀什米爾邦的歸併——這一點我們準備於本日下午再來討論——故巴基斯坦有權侵入喀什米爾。換句話說，這便是巴基斯坦在擅自施用刑罰了。這便是戰爭。這便是侵略。如果我們都採那種辦法，那便是一造自行裁

斷它自己的是非與權利了。我敢說無論所說情節真偽，這種派兵侵入鄰國的行爲便構成侵略。

“印度皇家空軍、印度聯邦及詹慕喀什米爾邦的軍隊多次襲擊巴基斯坦領土。”〔同上。〕

這一點已經當時係由英籍軍官充任的印度陸軍官員否認。我們事前並沒有派兵到喀什米爾去的準備；事實上後來我們派去的軍隊第一天便全軍覆沒了。

一四一。安全理事會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六日首次開會；我們是在一月一日提出控訴的，理事會於一月六日開會作了若干初步工作，巴基斯坦於一月十五日提出前面我宣讀的答辯。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理事會通過下列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業已聆悉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代表關於喀什米爾情勢之聲明；

“承認情勢之緊急性，

“並悉一月六日本理事會主席致各當事國電及各當事國之覆文內二政府均宣稱願遵守憲章之規定，

“茲促請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立即採取一切可以改善情勢之可能步驟（包括對雙方人民之公開籲請），同時不發表任何可使情勢惡化之聲明或採取引起或准許任何此種行動；

“並要求各該政府於安全理事會審議此事期中，對於已發生或任一政府認為即將發生之情勢重大變化，立即報告理事會”，——主席先生，我要敬請閣下注意此地所用“對於…情勢重大變化，立即報告理事會”字樣，因為它和此後發生的事情有關——“並與安全理事會磋商”。²

一四二。我國政府認為自那一天起，安全理事會決議案的主旨與基本原則皆為我國姊妹國巴基斯坦所違反，因為我前已指出，巴基斯坦對該國人民的呼籲無一次不是出諸與決議案相反的精神。巴基斯坦從未設法改善情勢。侵略者繼續獲得援助，而且久而久之，這種情勢誠如聯合國委員會所說，竟演成為大規模的不宣而戰的戰爭。故如果說巴基斯坦先有侵略行爲，隨後企圖曲爲辯護，可堪慨歎，則當安全理事會促請當事國不可再採取行動後猶不悛改，更是應受責難，而這便是印度政府在此階段所作答辯的一部分，即指出

在這九年中理事會決議案的規定悉遭違背，而且那種行爲至今猶未停止。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在此次發言開端時便說不可隨時抓住一個論點，便說這是全部事實的真相。必須知道問題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才能够體會巴基斯坦外交部長的言論的真義。

一四三。現請一論我剛才已經提請注意的“重大變化”那句話。一月二十日，亦即三日之後，安全理事會進一步審議了這個問題，通過下面這個決議案：

“安全理事會，

“鑒於任何爭端或情勢，凡其繼續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者，本理事會得加以調查；又，在印度與巴基斯坦關係之目前情況下，是項調查刻不容緩，

“爰通過下列決議：

（我要指出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這個決議案是可以拘束安全理事會的一個決議案。它是理事會對其本身行止的決議。）

“甲。茲設立一安全理事會委員會，由聯合國三會員國之代表組成之，其中一國由印度選定，一國由巴基斯坦選定，第三國由選出之二國指定之。

“委員會各代表均得選擇其副代表及助理人員。

“乙。該委員會應儘速前往當地。於該委員會應于安全理事會權力之下依安全理事會對該委員會所頒訓示行事。”

這句話使我前面談到的結論具有切必要的權威。委員會報告書不是一件非官方文件。它是委員會遵奉此項命令提交的。

“該委員會應將其各項活動以及情勢之發展隨時通知安全理事會”，——不幸這一點委員會並未照辦。——“並經常向安全理事會呈送報告，交呈其所得結論與所作建議。

“丙。茲授予該委員會下列雙重職權：

“（一）依照憲章第三十四條調查事實；

“（二）在不使安全理事會工作中斷之條件下，運用任何可能有消除困難作用之調停力量；執行安全理事會對該委員會之訓令；又安全理事會倘有建議與訓令時，對於其實施程度提具報告。

² 大會正式紀錄，第三屆會，補編第二號，第五章丙節。

“丁．該委員會應就下列各種情勢執行丙段所述之職權：

“(一)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與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中所述之詹慕喀什米爾邦情勢；

“(二) 倘經安全理事會發有命令時，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秘書長函中所述之其他情勢。”

故我以為縱是依照這個決議案，談論其他問題也都是越出本案的範圍。這是當時我們雙方都接受了規定。

“戊．該委員會以過半數可決票作成其決定。該委員會應自行制定其議事規則…

…

“庚．聯合國秘書長應供應該委員會以其所認為必需之人員與協助”。[S/1100，附件壹。]

一四四．這兩件決議案不妨一併討論。印度政府接受了一月二十日那件決議案，雖然它認為它對於喀什米爾的主權是無可爭議，無可改變的。它接受那個決議案的理由是唯恐情勢可能惡化，是因為它對聯合國具有基於聯合國憲章的信念——此種信念當時或較今日新鮮堅定。它接受那個決議案是因為它相信不管時事怎樣變化無常，真理終必勝利。負責保衛其領土的政府，遇到鄰邦前來侵略自不能坐視不顧。因此我們接受了這兩件決議案並且贊同設置該委員會，以便它執行它的雙重職權。我敢說在第一項職權的行使上，其結果是安全理事會有目共睹的。要我檢視所有一應文件、陳述、問題單以及種種詳細的保證固然需要許多時日，但有一事實——關於此點另有佐證將於下面提出——究竟是無可爭辯的，即委員會報告書說侵略確實，情勢確有重大變化，而這種變化未令安全理事會知道。那時情勢已經起了變化，而且那些變化刻正在進行中，故時至今日已無從沿循五年前所定之路線來根治這個問題。

一四五．安全理事會因為不知當時情勢發生的變化，通過了一月二十日的決議案，通過之後便去研究別的問題了。同時安全理事會把標題改為“印度巴基斯坦問題”。我們當時曾經聲明，我們不反對改換標題，但是我們仍然認為喀什米爾問題是控訴的主旨。

一四六．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通過了另一決議案 [S/726]。這個決議案與前不同，它授予該委員會若干新的訓令，規定撤兵及舉行全民表決事宜，並將委員會委員人數增為五人。那年五月五日，印度政府正式通知安全理事會，表示拒絕接受這個決議案的若干部分，該函現載於文件 S/734/Corr.1。但印度表示願與該委員會會商。該函如下：

“印度政府業已審慎考慮安全理事會就印度為詹慕喀什米爾邦爭端控訴巴基斯坦的決議案。印度代表團曾明白表示其反對決議案若干部份的意見，印度政府與其代表團磋商後，充分贊同此項反對意見，因此印度政府不能實施各該部分，殊以為憾。

“如理事會仍擬派出決議案前文所稱之委員會，則印度政府願與該委員會會談”。[S/1100，附件叁。]

該函曾由印度總理兼外交部長 Mr. Nehru 簽署。

一四七．我方雖不贊同擴大該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印度政府覺得如不接見該委員會的委員則未免對聯合國有失恭敬。有些刻薄的人說我們的困難便是由此而起，但是那種態度是不對的，因為各國如果由於此種危險及顧慮拒不商談，則即無從協助憲章的有效實施。可是我要極其誠懇地指出，這樣一來便不應當使不墨守來函文字的國家，換句話說即願作進一步探討的國家反受其害。為了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當時雖然拒絕接受這個決議案，仍然答應接見該委員會。

一四八．那時候，印度主管此事的部長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曾在安全理事會發表演講，提出我方的反對理由。他的講詞甚長，我不準備宣讀全文，但從一九四八年一月間的初步討論看來，所論要點顯為我方所已經接受了的那些事項。我至今沒有評論這一點，但是倘如我評論的話，我可以說這便是先決問題，這便是問題的中心。Mr. Gopalaswami Ayyangar 說道：

“本人茲對現在審議中的決議案草案之數項詳細規定，作一簡略之檢討。但料及對方或有相反之說法提出，本人請先就歸屬問題略作數言…‘詹慕喀什米爾邦是否歸屬於印度，抑歸屬於巴基斯坦’。據稱此項歸屬僅為暫時性質，僅為達到某一特定目的之辦法”——果然如此便必須廢除經議會通過的法案了——“一旦…此時期已過，該

目的已達到，則歸屬即不存在”。〔第二八五次會議，第六頁。〕

這是當時一種主張。Mr. Gopalaswami Ayyangar 繼謂：

“就印度方面而言，吾人反對此種說法。”——這是早在一九四八年所說的話，故不是事後強辯——。“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所成立之歸屬爲合法行爲，印度隨之即履行它在接受歸屬時所承擔之一切義務。詹慕喀什米爾邦藉印度之力而免於分裂，雖至今日，印度仍在抵抗侵略該邦領土完整之惡勢力。印度保護該邦衆多人民免爲外界侵掠者所覬覦。

“因此，此種歸屬，不僅在今日存在，即在戰爭終止，和平與秩序恢復後亦仍存在。”

這便是自一九四八年以來我方立場的根據，從未改變。Mr. Gopalaswami Ayyangar 接着說道：“直到那個時候，巴基斯坦在詹慕喀什米爾毫無法律地位。”

一四九。他隨後發表了下面從我方觀點而言十分重要的聲明：

“停戰以後，全邦須在一政府統治之下。本人所謂之全邦，係包括現仍在叛民及侵掠者手中之地域而言。當全邦在一行政機構——即詹慕喀什米爾邦之行政機構——統治之下時，印度駐防軍須在印度邊陲，詹慕喀什米爾邦之西駐防。印度爲履行按照歸屬文書所擔任之防衛該邦之義務起見，實有在該地駐軍之必要”。〔同上，第七頁。〕

一五〇。此項義務不只是我國憲法所定的義務，也是依照聯合王國議會通過的，後爲我國憲法所本的法案所必須履行的義務。我國履行的這種義務同時並經安全理事會贊同。安全理事會對詹慕喀什米爾的主權或歸屬的合法性，從未表示異議，而這便是最重要的一點，其他皆屬其次。故當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

日決議案將兩國視若控訴案的兩造時，我方即表示反對那種態度，拒不接受。

一五一。如有必要，我本可以詳細討論四月二十一日那件決議案，但是我認爲無此必要，因爲那件決議案已爲後來的決議案所代替。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設置了那個委員會。我方沒有接受那個決議案，但是巴基斯坦如何呢？巴基斯坦表示反對，不肯接受。但同日它指定阿根廷爲委員會委員國之一。我方反對決議案之若干部分，但同意接見該委員會。巴基斯坦則表示抗議，聲稱巴基斯坦不接受該決議案。

一五二。故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如有任何價值，其價值繫於下面這個法律問題的答案：安全理事會依憲章第六章的規定，作成建議，通過一個決議案，這個決議案在法律上有何地位？這個決議案只有兩造都同意時才有作爲和解程序之一部分的價值。首先，我方沒有完全同意，但我方同意該案的實施。巴基斯坦拒絕接受。惟後來巴基斯坦在行動上接受了那個決議案。巴基斯坦既在行動上接受了決議案的某些部分，故安全理事會即須檢查一下它的行動，看看此項行動究竟是朝甚麼方向發展的，究竟發展到甚麼地步。哥倫比亞及古巴代表日前發言，暗示——沒有明說，只是暗示——他們很關心於安全理事會的立場。那是很對的，但既然如此就必須追根究底，看看那些我們接受了，那些我們沒有接受。

一五三。由於這個決議案的結果，雖然雙方都不滿意於這個決議案，委員會究竟去了而且在印度受到慫恿款待。我們曾經竭力疏通使喀什米爾接納該委員會，並且委員會在那裏停留頗久。

一五四。主席：今日下午三時繼續討論。

午後一時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A., Alaina 500, Buenos Aires.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255a George St., Sydney; 90 Queen St.,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Carlton N.3, Victoria.

奧地利

B. Wi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rald & Co., Graben 31, Wie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A., 14-22, rue du Perail, Bruxelles.
W. H. Smith & Son, 71-75, boulevard Adolphe-Max, Bruxell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io de Janeiro, São Paulo and Belo Horizonte.

高棉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14 Avenue Bouleloche, Phnom-Penh.

加拿大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 West, Toronto.
Periodica, Inc., 5112 Ave. Papineau, Montreal.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The Associated Newspapers of Ceylon, Ltd., P. O. Box 244, Colombo.

智利

Libreria Ivans, Casilla 205, Santiago.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中國

臺灣,臺北,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河南路二——號

商務印書館

哥倫比亞

Libreria América, Medellín.
Libreria Nacional Ltda., Barranquilla.
Libreria Buchholz Galería,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捷克斯洛伐克

Ceskoslovensky Spisovatel, Národní Trida 9, Praha 1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Lt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K.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Ciudad Trujill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Guayaquil and Quito.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

德國

Elwert &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W. E. Saarbach, Gereonstrasse 25-29, Köln (22c).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Stadion Street, Athens.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洪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冰島

Eskavörð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aeti 18, Reykjavik.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伊朗

Katab-Khanah Danesh, 293 Saadi Avenue, Teher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Ltd., 35 Allenby Road, Tel-Aviv.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利比里亞

J. Momolu Kamara, Monrovia.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Luxembourg.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F.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紐西蘭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New Zealand, C.P.O. 1011, Wellington.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Forlag, Kr. Augustgt. 7A, Oslo.

巴基斯坦

Thomas & Thomas, Karachi.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and Chittagong (East Pak.).

巴拿馬

José Menéndez, Plaza de Arango,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í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ú, S.A., Lima and Arequipa.

菲律賓

Alema's Book Store, 749 Rizal Avenue, Manil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186 Rua Aurea, Lisboa

新嘉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Lagasca 38, Madrid.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 Istanbul.

南非聯邦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Box 724, Pretoria.

英國

H.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 1 (and at H.M.S.O. Shops).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烏拉圭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Av. 18 de Julio 1333,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if. Galipán, Caracas.

越南

Papeterie-Librairie Nouvelle Albert Portail, Boite postale 283, Saig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oduzeca, Jugoslo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凡國內尚未設有經售處而欲函詢或定購者,請與聯合國出版物銷售處接洽。地址如下:

Sales and Circulation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U.S.A.; or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 762

Printed in China
Reprinted in U.N.

Price: \$U.S. 0.40; 3/- stg.; Sw. fr.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U.I.R.I.-58-20081
June 1959-100